

再生

日七十二月九年六十三刊 週 期三八一第

號七〇七第版執局理管政郵東川

類紙聞新類一第為認記登政郵華中

號四九五二第字警證記登誌雜部政內



新憲法施行及培植之關係
 論暴風雨中的左右難
 民主政治下之計劃經濟
 美外交政策設計人耿南先生
 德國憲政的前因與後果(續)
 請為下一代的子孫打算
 悲華經舍雜記
 錄中解放區及其他(續)

白旭
 毛以
 厚生
 餘國
 舊風
 悲華
 還俗

(元千二價售期本)

版出社生再
 號一十三弄九四七路園愚海上

(版出六期星逢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新憲法施行及培植之關鍵

(中國民主憲法十講之補講)

張君勱

一、引論

考諸世界民主國家的先例，一部憲法開始實行及其發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法國革命後的憲法，變了不知若干次。我中華民國自民約法起到現在的憲法，也經過多少次的變更。至於美國憲法，從一七八八年起到現在，始終在平和發展之中，從未放棄或廢止不用。這是什麼道理，因為有的國家善於運用憲法，有的則否，喜歡用武力爭奪政權，這是不善用憲法者的一個特徵。大家用和平的手段來解釋憲法，遵守憲法，使之能適應新環境，這才是善用憲法者的特徵。

現在姑且不談用武力破壞憲法的情形，即使憲法能處於和平狀態之下，他能否培植發展或收到種種良好效果，也要靠許多因素的齊備，然後才達到。我們先拿兩個譬喻來說。先拿憲法當作樹木，樹木的生長靠雨和露，也靠隣近居民的愛護和不濫加砍伐。孟子所謂「斧斤以時入山林」，才是保林的方法。假定牛羊可以去蹂躪它，人民可以隨便採伐它，那個樹林是不會長成的。我國到處「重山濯濯」便是因為如此。再以新式房子之衛生設備作譬喻，用了衛生設備，便是要乾淨，要便利，到一個外國人家裏去，那衛生設備總是潔白的；但有的中國人家裏用了衛生設備，簡直與糞坑無殊，他們既不肯用粉擦，亦不用人勤於洗淨；祇知使用，不加洗刷，自然洋磁的設備也與糞坑一樣。無論是樹木，是房屋，或任何制度與設備若是無人愛護，都會破爛不堪再用的，憲法當然不能例外，這一次中華民國新憲法，能否長久保存，運用得法，收到良好的效果，歷一兩百年不變更，發榮滋長，像美國憲法一樣，這就完全看我們今後的培植與運用如何了。

憲法能否保持長久，運用得法，第一個關鍵要看各機關是否能不濫用其職權。所謂不濫用職權的意義如何，舉幾個例子說明之。

第一、民初，總統任命閣員，須得參議院同意。這制度與美國一樣，

美國總統要任命部長與大使，也須先得參議院之同意。在我們，行了不到一年，而雙方發生無數衝突；華國在此一百五十年中雖未曾沒有拒絕總統任命人選的事，但雙方的關係總是友好的。要知道憲法上的權限，總是各機關互相牽制的；假定甲機關存心與乙機關搗亂，自然乙機關也無法行使其職權，演成雙方仇視的局面。這種憲法的條文，自然無法存在。所謂濫用的實例此其一。

第二、無論美制，英制，預算總要經國會通過。假定國會存心搗亂或減少政府預算數目，或將預算擱置一邊，試問行政當局如何能渡過「無米之炊」的日子呢？但世界各國亦未曾沒有國會拒絕通過預算之事，故昔日兩國憲法規定：如預算通過，則照上年度支付；此亦無非補救僵局的辦法。但此種決裂為行政與立法之間的不幸，所以仍應希望這種事不發生才是辦法。希望這種事不發生必須須行政方面預算不浮不濫而立法方面也能處處核實，假定立法院藉口不通過或擱置以相留難，則濫用職權之事即不復發生。

第三、美憲規定：條約之訂立必須參議院同意；但美國政府之對外協定，不一定事事得參議院同意，此即所謂「行政的合同」，不必提交參議院，這即是便利美國國務院的辦法。但遇到像巴黎和約及國際盟約，則政府無法用「行政合同」四字逃避提交參議院的義務。上次大戰後，參議院不通過威爾遜帶歸的條約，雖然名義上祇加上種種保留的條款便使美國無法履行和約。這即是美國國務院的外交權受制於參議院，無法貫徹其外交政策。這一次大戰美國承前啟後，乃有兩黨外交政策，遇事兩黨協商不互相搗亂。

第四、舉一個極明顯的例來說，憲法離不了國會，國會中議員誰當選，誰不當選，要靠各黨提名。但各黨中態度，以「植黨營私」為事，不論張三李四，專袒護本黨的人，他們有無學識經驗度量來担当立法的職務，使所立之法，一概置國利民福於不問，政府所採取之政策好者不能通過，

壞者爲人淘汰。這種種事完全看當議員者識見居心及度量如何。假定議員們祇拿黨利爲標準，則其所立之法，是不會有好的效果的。

這部憲法我們很希望它能成爲一部推行有效長久維持的憲法。那麼，有四個目的，須認識清楚。

第一、國家統一 假定中國的黨派認爲國內的政治還是要拿武力解決，那末中國的政治永遠離不了陳勝，吳廣，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的方式，而且一姓天下的局面儘管取消，一黨天下的局面却仍舊免不了。大家既相信民主，即必須拋棄以武力爭天下的觀念。美國在一七八九年以前組織所謂聯邦，國爲邦聯不堅強，後來又召集憲法會議建設合衆國，憲法序文即有一句話曰：「要造成一個更完美的聯邦」而且說：「要保障國內治安」。這兩個目的，在我們今日也是必要的。要達到這目的首先須放棄武力與地盤，大家作憲法範圍以內的爭論（關於這問題，美國憲法中有可供參考之處，下文於國共問題一段中再行說明）。但美憲所謂完善的結合。到南北之戰以後才完成，那時林肯說過「不可毀滅的結合」一語。美國立國不過百五十年，已經知道聯合之重要，我們已有四千餘年，豈有反不知聯合之重要之理。

第二、民主主權 總章中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話無非說政府中人担任職務，他所以拿到政權是由於人民的同意，或說人民將其所有之主權委託與政府。人民將其手中主權委託政府——其中包括立法院，行政院，國民大會等等——然後政府機關才能有權。但人民主權說，在憲法上規定甚易，而在實際上，各有各的見解，常易犯錯誤如○將人民當作獨狗，選舉時用金錢向選舉人買票，其行動就是表示不以人民爲主人反以之爲奴才。○討論稅則時，不顧人民是否負擔得起。現在徵丁徵糧之中，尤其可以見到這種態度。這也就是以人民爲奴才，不視之爲主人。但我們並沒有意思說現在的人民已經够得上作主人，因爲四萬萬人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不曉得國事是什麼。幾千年來受政府的壓迫，自身的地位，國家的利害一概不懂，且不敢挺身而出，更不能瞭解自己對憲法對國家政策都賦有很大的權力。但是憲法上既有「主權在民」之規定，所以必須有明確的規定，即是說四萬萬人中有多少人大家認爲有選民的地位，有多少人儘管應有選舉權而實在無法投票的，如不識字的人

。照現在憲法第一二九條規定：「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換言之，即所謂普選。在憲法會議時，國共兩黨均爲平時所鼓吹普選的，所以普選的條文兩黨同意寫入憲法。但大家應該知道所謂普選，四萬萬人中有多少人可以自寫選票的，假定自己不要人代寫，則即違反憲法所謂直接選舉之規定。這問題是今後選舉法上一大問題，是否應將不能寫票的人民，暫時停止其投票權，還是不會寫字的人許他投票，而由人代寫發生許多弊端。這實在是「主權在民」的施行方法上的大事不可忽略的。但我總相信四萬萬人應趕快掃除文盲，普及教育乃至設法謀及衣食之豐足，這是人民行使主權惟一的要道；反過來假定政府永遠以人民爲工具，爲牛馬，不但主權在民無法實現，即民國的政體也是不會鞏固的。

第三、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 這一題目在本演講中之第三講中已經說明過。各國憲法所以有權利法案之規定，無非出於尊重人民的意思；其所以尊重人民，無非要政府明白：一旦越過此界限，人民便不成其爲人，政府也不成其爲政府了。試問：全國人民的生命，政府要他生便生，要他死便死，人民沒有身體自由的保障，人民固然吃虧，但政治原以保民愛民爲目的，現在偏偏反其道以行之，則政府還能成其爲政府嗎？所以除人身自由外，還有思想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其目的也無非尊重人民之人格，並且使政府知道其統治之權是有一定界限的。這是一個行憲的主要目的，萬萬不可輕視的。

第四、有效能的政府 政府拿了百姓的租稅辦理一切行政，如國防如外交如農工商教育治安等等。假定名爲陸軍而外不能保護土，內不能保治安，則這種陸軍要來何用？有了財政部，耗用不合理，入不敷出；並且因人民負擔太重妨礙生產或則收稅費用去大半，到了國家手上所剩無幾，這種財政部又要來作什？再如農工商業原來目的要發達生產事業，使全國物產年年增加，資本總額更爲雄厚，這種目的，不管社會主義的蘇聯或資本主義的美國，都是同樣有的。假定口呼發達實業，而考諸實際，工廠祇見減少，不見增加；名爲從事於工商，實際上大家以投機爲事，資本天天虧耗，國民所得在仰事俯育方面尚且不够，則試問這種農工商行政又要來何用？以上三例無非要說明政府各部門必先能增進國民福利，然後不愧爲一個政府，才有存在之價值。

（未完）

論狂風暴雨中的左右難

· 白旭 ·

(一)

面對着狂風暴雨的今天的局勢，祇有承認這是當前的現實。這態度叫做客觀的態度。儘有有修養的人能超越於這個現實，在大局浮動，人心如火的狀態中，能葆其養樸，天君泰然，這不是我們一般人的境界。也儘有非常奇傑之士，硬要否認這個現實，拿眼前蘇北的情形來說，分明四郊多壘，道路不靖，但我們各地的軍政當局偏要說共匪已大部肅清，治安確保，人民如何安居樂業云云。說者因此得到安慰，聽者因此也得到安慰。客觀的態度本來祇是一種起碼的做人，應事接物的態度，但是在今天的中國，要堅持這一種態度便得用很大的氣力。換句話說，今天是關於任何一方面，都不許說真話的一個世界。天君泰然有深厚修養之士是閉上眼睛構造一個於他合宜的小天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老死與人不相往來。能夠這樣做，是他前生修來的一種福氣。其存在與我們沒有多大的妨害，我們祇當世上根本沒有這個人。我們的非常奇傑之士是要用魔術師的棍棒幻化出一個世界，硬要我們接受這個幻化的世界作為真實的世界。我們無論如何要堅持客觀的態度，起碼的做人和應事接物應有的態度。客觀的態度又叫做物觀的態度。以我觀物，盈天地之間，都是物，以我觀我，則我也是一物，將我自身作為一物而觀之。這不必再往深處說，涉及哲學和心理學上的許多問題。我暫時這樣說：這個方法容有未盡，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起碼的做人和應事接物的方法。我們要將這個方法廣泛的應用。

(二)

第一個左右難是我們的國民政府的左右難。據十七號，大公報記載的孫科的談話，似乎我們對於親美，親蘇的問題還有考慮抉擇的餘地。他並且說如果我們和美國離得遠一點，則將減少蘇聯對我們的恐懼和不满。在那個情形下，和共產黨的和平的途徑還是有的。這和他老人家幾天前衣錦還鄉時的言論判如出諸兩人之口。他那段談話的結論是：今天只有中共顧覆國府，和國府消滅中共兩條路。但後者可能性極大。

頗有人議論副主席說話的輕率，不曉得他到底想走那一條路，想帶了

我們這一輩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走那一條路。為尊者諱，我不願加批評。此外，關於對日和約的問題，王世杰部長，葉公超次長都有重要的談話，都表示了不願意跟着美國一步一趨。此外，半官方的權威報紙，大公報，也為此事著專論批評，大意說美國太使國民政府難堪，太排擠蘇聯，太不揮手段的扶植日本。

這一個姿態並沒有能够嚇倒美國人。十八號，大公報載，華盛頓的消息，美國人認為國民政府想激她一個天真的竹槓。可惡之極，美國人對於我們國民政府，好像連皮毛骨髓都已看透。好像以為大罵一通，雖然揮之使去，但略給幾文錢，略給幾分顏色，依然可以招之使來。

政府將來到底走那一條路。現在還不可知。但無論如何，眼前的姿態，即使終於祇是一個姿態而已，其中也有重大意義。一年來，中國老百姓都知道政府是死心塌地的跟着美國人走的。這一個姿態至少說明了今後即使仍然跟着美國人走，但也並不能死心塌地，其事也絕不愉快，乃是忍辱含羞的將自己呈獻上去。

造成這個姿態，即使說僅僅是一個姿態，也並不容易，並不偶然。有下列諸點重要因素：

一、這一年來對中共的戰事太不順利。

這不是中共及其附和者製成的空氣，雖思想極右，極痛恨中共的老百姓，個個承認這一年來剿共的戰事可謂毫無成績。蘇北收復最早，但是在鄉村裏，政治分毫沒有推進，在據點裏也不能安居樂業。照眼前局勢看，中共的主力重回蘇北有極大的可能。收復最早的蘇北如此，其他地區可以推知，對於消滅中共沒有了信心，這才因中共想到了蘇聯，這才又重新考慮親美，親蘇的去取。

二、美國給錢太不爽快。

我近來才發現了一件事實。原來在一般無知的小市民心裏久已流行了一條在他們認為差不多是自明的真理，彷彿中國政府打共產黨是美國人的一件事，彷彿中國政府便是不想打，美國人也不答應。美鈔子彈，還不是源源而來？這原不足為奇，我近來才發現了在小市民階層流行的這一種看法，原來是受了黨、政、軍的先知先覺的暗示而來的。所以儘管整個的戰

局並不順利，但魏德邁一到，先知先覺的精神爲之大振，小市民的心理爲之一慰。彷彿魏德邁真如關雲長驅聖一般，手持青龍刀，身騎赤兔馬，於是共匪便自然一個一個倒下去。

這想法能說他錯麼？我們先知先覺的暗示可以說一點也沒有錯。對麼？可以說錯得簡直沒有個影子。但是無論如何，由這個暗示在一般無知的小市民心裏造成了這一條自明的真理，對於政府總是有利的。否則人心還要加倍的動蕩，政府的統治簡直不可以終日。事情的真相恐怕是這樣的：

第一、在一般美國小市民的心裏，認爲中國政府打共產黨和他們有什麼相干？他們也未必需得清中國在地圖上的位置。第二、在美國的傳統之下培養起來一般較遠於現實政治的教授，學者，文化人，對於中國政府一向的作風，不曾目視的，多少也總有點耳聞。在他們的心目之中，對於中國政府的利益和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政府的困難和中國人民的困難，這兩件事是分別得清清楚楚。如果他們持這個觀點，那末，循這個觀點的邏輯的必然的結論是：中國政府打共產黨，這不但是美國人的事，而且也不是中國一般人的事。一般中國人不要這個戰爭，他們爲什麼要用嘴，用筆，來督促美國政府支持這個戰爭？即使他們在脾氣，性質，和思想背景上都不歡喜共產黨，他們有什麼理由要使一般中國人以類於毀滅的命運的代價來毀滅他們所不歡喜的一個集團？他們的脾氣，性質和思想背景一定相信共產黨的問題，除了戰爭也還有方法可以解決，而且恰恰戰爭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假如說他們雖是一羣教授，學者，文化人，但是不明白我們的特殊國情，我們的共匪是洪水猛獸，不可與歐美的共產黨相提並論。他們爲什麼要明白我們的特殊國情？又有什麼方法讓他們明白我們的特殊國情？

第三、在美國現實的和蘇聯爭霸的世界政策之下，在她的整個的戰略佈置之下，對於中國政府打共產黨，確有認爲這是她的一部份的看法，這是我們的先知先覺給一班小市民暗示的根據。但是在這個看法之下，正如費孝通兄在一篇文章裏所說，美國所需要的是一個得力的幫手，而不是一個全不中用，祇會化錢，祇會鬧禍的累贅。而事實上，這正是我們的國民政府。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魏德邁來華時的心境，和觀察了實際情形離華時的心境。我們可以了解他內心裏的任務和表面上不得不具備的姿態。他儘管是個實際戰略佈置者，但是他所代表的美國政府不能不

是一個代表一般教授，學者，文化人，乃至小市民的政府。我們可以了解他臨去時爲什麼會不顧一切，破口大罵。我們可以了解他內心裏的煩悶。材料確乎搜羅得不少，但是頗不容易有一個對策。美鈔一文不見，落了一場沒臉，這才刺痛了我們的要人，表示出最近的一連串的姿態。這也難怪，便是個土人兒，總也有點土氣息，土滋味。

三、在對日和約的問題上，中蘇的利益是一致的，就中國內部說，國民政府的利益和一般人民的利益也是一致的。

這在今天要算是一件極複雜，微妙而有趣的事。今天的局勢，從一方面看，政府和美國站在一邊，中共和蘇聯站在一邊，這是清清楚楚的事。但細析其內容，政府和中共無論是怎樣的生冤家，死對頭，終歸是一家人。無論怎樣打，殺，殺的是自身的肉，毀的是自家的產，在國際關係上，無論對美，對蘇，是中國人都有共其共同的命運。美國或者初無所大惡於中共，美國的對象是蘇聯，可惡的是中共和蘇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中國政府也還不會有仇蘇，反蘇的氣魄，可惡的是蘇聯是中共精神上的，據說也是物質上的後盾，政府和美國，中共和蘇聯，其結合的性質，顯然不同。現在祇說到這裏，其詳暫不能細細論列。美國因惡蘇聯之故，惡中共，因惡中共之故，扶植中國政府，因中國政府無能，扶植不起，這件事做下去，簡直沒有把握之故，又改移目標，扶植她才費了九年二虎的氣力打下去的日本。美國，在今天，需要在遠東扶植一個親美的，爲她所能控制的強大勢力，一旦世界有事，她庶幾無東顧之憂。在道義上，感情上，第一個够這扶植资格的當然是中國政府。在她的世界政策上，國防計劃上，戰略佈置上，她絕對有此需要。這個政策，計劃和佈置當然有對與不對的問題，現在不及批評。因爲扶植中國沒有把握，她總不擇食，貧不擇妻，便明目張胆的扶植一個萬分沒有被扶植资格的日本。日本扶植起來爲了什麼呢？這當然大觸了蘇聯之怒，大傷了中國政府之心。自清末以來，中國人民受的日本的教訓够深刻的。這一舉動當然不免大寒了中國有知識的人民之胆。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和蘇聯，在對日和約的問題上「三家相見」。所以說最近自孫科以至於蔣公超，這一連串中表示，即使終不免於僅是一個姿態，也並不容易，並不偶然。借用一句道士的話，叫做「三家相見結嬰兒」。現在三家雖然相見了，這嬰兒到底結不結，則「非丘之明所能逆視

(三)

政府今天是陷於進退兩難，左右維谷。佛經列舉人生一百八十重苦難，她一一具有。對內，她誓死非消滅中共不可。今天是言和平者見疑，不裁亂者有罪。事實上呢，人人需要和平，誰也沒有裁亂的興致。因為誓死非消滅中共不可，不得不乞憐於美國，但是這個政府，在思想意識上，在性質上，在一切的一切上，和華盛頓相距之遠，不啻於兩國在地理上的距離。最近美國共和黨辦的先鋒論壇報上說：「中國政府之反共，不是基於民主政治的理想而反共，乃是基於落後的封建意識在反共」。又說，「中國的右派極有展開反美運動之可能，他們對於美國的自由主義的文化一向持厭惡，排斥的態度」。我不曉得政府當局諸公聽了這些說話何感想。簡單的一句話，「他們不了解中國的特殊國情」似乎不能了事，問題不能這樣輕易解決，困難不能這樣輕易度過。先鋒論壇報是美國右派的報紙，這話對不對另論，但主要的說明了一般美國的輿情不贊成我們的政府，不同情我們的政府，而且厭惡我們的政府。我極不歡喜這些事實，但由於我祇是一個渺小的人，從不想睜着眼睛否認事實。我雖承認這世界上有英雄和非常奇傑之士的存在，殺了我也不能相信因他們的否認事實，蒙頭蓋臉，推卸裝假，假癡假呆，便能改變那一件客觀事實的性質。我想我們的領導者都該到英國好好受一點「實在論」的訓練，再回來調我們這一班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實在論的思想不但不左，而且還帶一點布爾喬亞的氣息。可以不必駭怕。

事實很清楚的擺在眼前：假如政府不在思想意識上，在性質上，在一切的一切上，有一番澈底的更張，縮短她和華盛頓在精神上的距離，無由得到美國一般的了解，贊成和同情，無由得到美國衷心的支持來對付中共。真能這樣做時，或許中共的問題也並不如今天這樣嚴重。不能這樣做，再來一百回改組，終無以滿美國人之意而一新國人之耳目。真要這樣做時，等於在文化上向美國人投降，何以担負自文、武、周公、孔子，以至於中山先生的道統？其事或不免於為陳立夫先生一流人所深惡。這事情怎麼辦呢？

今天的中共對於政府的存在是一個莫大的威脅。凡有生命的都不情願毀滅，死亡是一個無上的恐怖。澈底的更張，在或種意義上，對於固有的也是一種毀滅。政府要存在，但也不願意因澈底的更張而換得存在。換句

話說，她要維持她固有的原樣形式而存在。這一點，內不見容於政敵中共，還有很多的中共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人，便基於這一點理由而同情中共，因為他們也不能容忍她這個原樣形式的存在。為什麼在全國人都沒飯吃的年頭，孔祥熙，宋子文一類臭物能有那麼多的錢？他們憑什麼本領掙來的？為什麼一個堂堂國民政府祇維護了這幾個臭物的利益，而置廣大的人民於飢餓狀態下略不一顧？為什麼發財的祇是這幾個皇親國戚，難不成這真是天地靈秀之氣之所獨鍾？這都是些不可思議的事，這都是天理人情範圍以外的事。外不見容於友邦美國。在這個情形下還有一條路可走。據最近大公報紐約特派通訊員的條件，大概魏德邁還是要向美國政府建議援助中國政府，不過必須附帶條件。這條件我們也不難推想而得。給你錢，你會亂化，給你槍，你會亂去。要你澈底的更張一番，你又不肯。不理你，你會作天真的撒嬌，彷彿還要向蘇聯的懷抱裏趨似的。雖然很多真少，畢竟也不是不理的事。在無可奈何的狀態之下，祇有不厭煩勞，親自出馬。錢，她來替你化，槍，她來教你放。率直的話，她先來控制你的軍事和財政，至於用什麼方法和技術來完成這項任務也還不是很簡單的。

假如美國所謂附帶條件的援助竟是這樣性質的條件，政府願不願意接受，能不能接受呢？據我的觀察，她也不願意，也不能。

不願意的理由很簡單，便是個土人兒，總有點土氣息，土滋味。真要這樣做時，白宮便是我們名副其實的太上政府，死亡的恐怖暫時沒有，但活著又有多大的趣味？不能的理由也很簡單，從創造國民到北伐成功，國民黨有一段太光輝的過去。她的口號是對內掃除軍閥，對外打倒帝國主義。許多國民黨黨員，直到今天，還在陶醉於她的這段光輝的過去，許多非國民黨黨員，直到今天，還在原諒國民黨，還在追思她的這段光輝的過去。理與勢都不許她自毀這段歷史，內與外也都不許她自毀這段歷史。自毀這段歷史無異加速地，自促其崩潰與毀滅。這事情到底應該怎麼辦？哲學的鼻祖蘇格拉底說，他的任務好比馬身上的一種寄生的蠅，老是將一匹馬從昏睡中咬得跳起來。休談驚醒了康德獨斷的迷夢，康德終身感激休談。中國今天應該有這樣的羣蠅亂飛，應該有這樣如雷的蒼蠅之聲，當然這聲音絕不類出谷之鶯，一點說不上輕脆悅耳。我們在今天，還無法預知地球何時毀滅。假如在地球毀滅以前不顧羞看人類的毀滅，我們惟有讀揭這毫不輕脆悅耳的難聽的聲音。惟有在這裏才發現人類真正的智慧。不把揭這一點真正的智慧，什麼武，周公，什麼道統，什麼禮，什麼廉，私，第一個是夢話。去你遠遠的！

以上論完了，第一個左右話。第二個，第三個，我將繼續寫下去。

民主政治下之計劃經濟

· 毛以亨 ·

(一) 計劃經濟發展為民主的意義

計劃經濟的原義，為將所有經濟活動，集中於同一意識之下，構成一個單純的經濟計劃。所謂同一意識即為社會主義意識，一切經濟活動，凡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私人企業均所禁止。所謂單純的經濟計劃，係將所有生產各部門的計劃隸屬於最高的計劃之下，不許過多或過少，如規定每年限定生產煤若干噸，始可鍊成鋼鐵若干噸，有了鋼鐵若干噸，始可鑄成機器若干具，再分配而為耕田機器若干，紡織機器若干，發電機若干，重工業機器若干，如是則其整個經濟計劃完成。倘若中途某一生產部門出毛病，則供給其生產之部門突然感到生產過剩，待其供給生產之部門更會感覺其生產的萎縮，勢非逼其達於計劃中的生產標準不可，故所有生產機構自成一機械化的體系，這是社會主義者所應當誇口的，蘇聯的五年計劃即其實例。英文稱為 *Planned Economics* 或 *Economic Planning*，一九二七年不魯捨 *Brussels* 議決此一名詞專為社會主義的經濟使用，資本主義的經濟上是不能濫用的。

至於民主主義的國家，鼓吹社會主義者為極少數，率依自由競爭為大原則，亦有鑒其流弊而為部分改良者，是為保險制之社會政策，又有在緊急狀態非實行干涉主義不可者，是為經濟統制，要為戰時的臨時辦法，一個等待被取消的例外。其性質與計劃經濟絕不相同，統制是消極性的，起于自由競爭的過甚與不當，而設法與以制止，並非計劃經濟使之全部停止活動。但無論如何，於此已經發現了一個極顯著的矛盾，已觸及社會主義的中心問題，社會政策中的失業問題，不以生產工具問題為起因麼？統制經濟能不妨礙到私有財產權麼？問題已經提了出來，不過沒有演繹下去，未遑必要事實的督促，故暫時打住。

等到生產週期恐慌率，成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鐵則之後，如若仍舊維持原來的自由競爭制度，則其結果：一為假以時日待其供求之自然重歸均衡，然此係經過一種浩劫之謂，聽其自然，則所引起者，不祇為失業問題，而為失人，失去家庭，失去自己與社會的一切的問題；一為因為不能坐

以待斃，等不到供求率之重趨均衡，即以馬克思列寧的革命方式來實行社會主義，以解決恐慌週期率所引起的問題。前者為中國式無辦法的任其全部墜落的聽天由命主義，固然是不人道之極矣，後者為蘇聯的革命主義，雖為壯士斷腕之應有態度，究嫌流血過多，不必要之犧牲過大，而於人道主義為有虧。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恐慌週期，賴希特勒的預備戰起戰爭而過去了，但至少英美人不見得感謝希特勒，他們似乎認爲用不着這樣做，他們所指望以解決困難的，在英國有費邊社的社會主義，在美國有羅斯福的新政。記得去年有兩位美國記者去見史塔林，叩以戰後經濟問題，史氏答以資本主義國家必須防備生產週期恐慌，並隨手畫出美國漂亮少女之瘦弱飢餓狀。美國記者即告以美國能防止不使其再發生，堅決表示其確信的態度。老實說，除出若干地理環境上若干特殊因素之外，——譬如蘇聯如若願意持久革命的話，可以再鬧起門來再革五年十年的命，而中國則不能，英美則不願——，蘇聯所能做到的，辦得通的計劃經濟，英美亦均能如法泡製，新政與費邊社社會主義的內容，與蘇聯共產主義的國策，曾無二致。所不同的是在方法上，蘇聯是革命的專政的，英美是依法的，自由民主的。英美與蘇聯同可以社會主義為目的，所不同的是方法問題，意識問題。

(二) 民主方法能負擔計劃經濟麼？

一般人均誤以為在經濟上實行計劃經濟者，在政治上必為專政制度，在經濟上實行自由競爭制度者，在政治上必為民主制度，幾視為一貫而不可混淆的體系。倘若如我們所言政治上既實行民主，經濟上又是計劃經濟，名為兼採實是將所有原則陷於支離破碎，變成不完整的理論。

問題在理想與現實，為兩個不同世界，理想為絕對的論理的，尤其是任情的，可以至善的意義來表示的。理想的社會，祇有宗教家與革命家能瞭解，他們同具有抹煞現社會的情緒，認為吾人生而有罪，故創造天國與創造一階級的社會，同為厭倦而悲憫現社會所生的出世罪。但這些理想無論如何總是根據現實社會環境的心理所產生的，正合「孫行者一筋斗逃不

出如來佛手掌中」的話。不要現社會，用革命方法創一新社會，是任何等痛快的事，不要舊世界而創造新世界，使一切制度與禮儀受過洗禮而煥然耳目一新，是何等甘脆而澈底的事。但是代價實在太大，而且革命易而革心難，即使這一代的人都死光，下一代的人總是這一代人遺傳的產物，仍然逃不出現實社會的範圍。欲期另一世界的實現，必待神州陸沉，另一種人類發生後始能創立。故另一世界的觀念，為吾人永不能實現，而聊以慰情勝無的理想，而欲解決現實問題，非把握住現實社會以之為出發點不可。現實的社會照一般情形講，是民主的，即是依多數人的票決而取決於議會的社會。既以根據現實而不超越現實為方法，則無論何種改革，必須從民主基礎上生出根苗來，除非此基地已經毀壞不能復用。

計劃經濟不祇是理論上理論的發展，而為事實上迫其不得不實行。蘇聯的計劃經濟，既以一黨專政為方法，自無民主可言，至其所標榜的民主集權當非吾人所指的民主主義，既以階級為立場，自無各階級之自由平等可言。蘇聯由於特殊環境，外力壓迫有所不及，謂之有所成就則可，若謂為創造另一世界則尚未能。證之大戰前蘇聯兩次五年計劃，其重工業方面，未能如德國四年計劃之悉如所期，可知蘇聯的先天性未能如德國的充實，而倘若先天亦有關係，即非另一世界了。蘇聯仍有乞丐，人民的衣食問題，尙不能悉行如統計

國務卿馬歇爾選擇了一位有力而又極能幹的外交事務員來指導國務院中設計新政策的政策計劃部 (Policy Planning Staff)。這人就是坎南 (George F. Kennan)。坎南先生現在陸軍大學擔任國際問題講師即將一年，但是他服務於國務院的時間已經有了二十餘年。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之期間內，他在莫斯科大使館任顧問之職，當地對他對蘇聯的智識與性質有着特殊的收穫，值此對蘇關係臨轉捩點的時候，實予華盛頓方面極珍貴的價值。

坎南先生身材高大，儀態文雅，有友善的眼睛和笑容，但有時他是沉靜而寡言的。雖然他在政府中負重要任務，但他個人却毫不拘泥儀式。他舒適地靠背在辦公椅上，或者當他下辦公時間在家裏的時候，他坐時把足蹬得很高。他發言非常清晰，待客殷勤，談話也很懇切。他的思想靈敏，能從一個問題轉到另外一個問題，而且常時有數個問題同時並進。他有一種氣質，能夠當機立斷，所以他很適宜於幹外交上調查與判斷的工作。

如國務院大部分官員一般，坎南先生不願多露面。受過訓練的外交事務官認為太露面目以限制其工作之範圍與獨立，這對於坎南先生指導政策計劃部的事務，尤其不宜於公開。因為計劃部本身並非為一個執行的機構，沒有獨立的權力，但必為一切外交事務的背景。原來，計劃部乃是一個擊刺的機構，在今日國際問題無比複雜，而且各種問題又互相關聯的時候，國務卿自己極少時間致力所有現存的問題並且重劃將來。政策計劃部就為國務卿做擊刺的工作，它向國務卿提供可行的政策，國務卿等各依其個人的審定和根據總統與國會之決議執行計劃部所提供之政策。政策計劃部既為無實權執行的擊刺機關，所以一切工作應盡可能不公開，因為它受大局的影響較日常所發生的緊張局面更甚，故此，它能夠安定地決定美國利益在外交上的確實意義——從各色片段的資料中尋求有關係者，預測將來的問題，和為世界和諧擬成長期的計劃，並促各國和衷共濟。倘使在六個月以前已有一個工作計劃部門，那末，政府可能預知援俄希臘與土耳其的必要性，且可有從容的準備，就是杜魯門主義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能夠較有普遍而適當的涵義——不是抵抗蘇聯的侵略，而是恢復希臘與土耳其的穩定，這樣可以使他們足以獨立地選擇他們自己愛好的政府和保持他們國家的完整。在一年之內，英國和義大利需要較多的援助，整個西歐必需重建起來。每一個在必要發動下採取的行動，應該獲得同等的效果，國務卿馬歇爾在他哈佛大學的演講辭中指出，國務卿謹慎的在全部政策方向中活動。然而不愉快的是杜魯門主義在一般人心目中只有狹窄的解釋，所以西歐問題此刻已經交付政策計劃部去辦了。政策計劃部一開頭連定方向的時間都沒有，就有大批的事務交來辦理。

顯然，馬歇爾對計劃部有着熱烈的期望，使一連串一連串制止政府的危機闖出一條道路來。坎南先生明知政策計劃部的困境，一方面由於危局的發生不在今日，而應追溯很久以前，所提供的政策未必與今日一般人所要求的利益相符合；另一方面危局距離愈接近，立刻需要另一個機構來處置，而不再是政策計劃部的事。

設策政交外美

表上所指而一概認為安全，而最令人不解者，管理計劃經濟與其黨部人員之家屬，莫不衣食足，至一般老百姓則須練習挨餓，以視英國的定量配給，國務總理與庶民相同不啻天淵之別。使我們發生疑問，專政方法辦理計劃經濟是否辦得好？第一專政使人畏懼不如民主方法的採取容忍態度，可以任人提出質問與彈劾，較可使主持人不敢作弊。第二專政為自上而下的命令，絕無自由討論之風氣，與自治機關的試驗，故技術上亦不易改進。第三執行計劃經濟的人們，往往對之並無瞭解與信仰，僅為機械式的推進，不如費邊的滲透方法，先使執行者心理有透切的瞭解。至少使我們感覺到用民主方法實行計劃經濟，可以免除上述專政制度所發生的各弊。

現實世界本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決不能採取一人或一派的理論體系，乃是對各人各派的理論，為有限度的採取，經過試驗而漸進，是即人類進化的道路。民主政治，即是採取多數人的意見，而非服從一位君主的命令，或遠從一位大師的意見，你說他半調子也可，你說他不通，他亦要承認，但是他非如此辦不可，而且一向對於一切問題都是如此辦的，對於計劃經濟當然亦不能例外。你要說他欺騙有名無實麼？英國國會兩年來通過了多少國有法案，Beveridge 曾說過，生產工具非國有不可，居然與馬克思一鼻孔出氣。英國工黨政府與美國羅斯福總統都把計劃經濟負擔起來了，誰還能說民主方法負擔不了計劃經濟？（待續）

計人耿南先生

國務院官員中像耿南先生這樣有經驗，有地位的人，足夠有資格詳審劃全世界的事並決定許許多多的事體。現在他邀他的同事台維斯先生(John Danes)他在中國任職多年，為前史迪威爾將軍政治顧問，在莫斯科大使館任秘書(二年)，祥生先生(Joseph Jansson)威廉斯大學國際法教授，他曾為國務院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解決問題部門的主管)和賽凡奇先生(Ben Levin Staryg, 國務院行政幫辦)等，另外尚有二三人多為經濟專家，其餘則為對拉丁美洲問題有經驗的人。

耿南先生現年四十三歲，為政策計劃部理想的領導人物，他冷靜而又實際。雖在西歐外交界服務有二十年，葡萄牙，波羅的海諸國，蘇聯，但他未曾消失其研究學理的熱情，與他談話時常須服膺人道與政府的原則。

他生於一九〇四年密爾瓦克(Milwaukee)地方，他在德國聖約翰軍校(Sr. John's Navy)求學，一九二五年畢業於普林斯登大學。最初在德國工作，當美國與蘇聯重樹外交關係之前，他在國外學習俄文五年以為準備，一九三三年耿南先生隨從白立德(William E. Bullitt)大使往蘇聯。從彼時起，他即在西歐從事各種職務，德國向美國宣戰之信，他逗留在柏林，與數國外交人員同拘於集中營中，釋放後，他任里斯本(Lisbon)美國公使館顧問，一九四四年任美國在倫敦之歐洲顧問委員會顧問之職。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間在莫斯科擔任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大使之顧問，並擔任現任大使史密斯將軍(Gen. W. Bedell Smith)白官，耿南先生之工作皆極為成功。他對蘇聯人民和蘇聯政策有長期的研究，所以當國會，自當與美國人民對蘇聯的不合作而感到迷惑，驚恐之時，他則能够分析蘇聯的政策。一九四六年耿南先生對伊朗危機的文件尤屬煊赫，它不僅說明蘇聯在亞塞爾拜然(Azerbaijan)勢力的伸張，並且指出蘇聯策略的主要方向。

他如其他有大略的外交人員一樣，不必一定繼續在政府中服務，因為多年離別家鄉，現在他已有倦動之意，他想辭出國務院，從事寫作和教育的工作。他喜愛音樂，能奏鋼琴和吉他，心情佳時可以彈奏一曲。此外美國，英國，德國和蘇聯的文學作品他也讀得很多。

吉蓬(Gibbon)的「羅馬帝國的衰亡」(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與柏拉圖的「共和國」是他最喜讀的。他常常用最簡單的語句說：政府是「安排共同生活和分派勞作所獲得的成果」。在分析現勢中，他很少談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因為通常用這兩個名詞本不實在，而且發生迷亂，他的思想的基礎是「自由與集權主義兩概念在人類社會中絕對對立」，並從哲學上區別其不同點。他認為集權主義是一種暫時現象，並且能够與自由並存而不發生戰爭。每當許多人以為美蘇關係可以立刻求得解決的時候，耿南先生却抱悲觀的看法。沒有人能立出世界問題可行得通的計劃，包括那些基本的問題，惟有耿南先生的學識，氣質，和個性獨能任此工作，在他指導之下，一個小團體正在從事政府各機關中最基本的工作。（譯自紐約時報雜誌）



德國憲政的前因與後果 (續)

·餘園·

(三)

上文所述的是德意志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情況。為欲建設一個統一的德意志起見，普魯士是否應與奧大利開戰，當時普魯士有一個政治家很痛快的予以肯定的答覆。這個政治家就是俾斯麥，他於一八六二年拜命為普魯士宰相。他直接了當地對議會說：德意志的統一，若用討論，演說，決議等等，是絕對不會成功的，只有用『鐵與血』，所以他被人稱為鐵血宰相。這種強硬的外交政策，若沒有大量武力做後盾，是會吃虧的。當時普魯士議會既不予俾斯麥以財力，又不予以兵力，因此，這位鐵血宰相就誘勸國王把議會解散了。從此後差不多四年，普魯士沒有議會，同時俾斯麥就乘機徵收租稅，舉借債款，用以建設強有力的軍備。待到事機成熟，普奧的戰事就於一八六六年爆發了。

戰爭於六個星期短時間就結果了。沙多瓦一役，奧軍一蹶不振，普軍長驅而入維也納，並在那裏訂了和平條約。奧大利雖敗，但不割地，不賠款，僅僅於組織新德意志聯邦時，不得加入而已。威廉第一告俾斯麥，曲在奧大利，應對其領土以示懲罰。俾斯麥答道：『我們這裏不是要懲罰奧大利，我們是要實現德意志的政教。』

當時一般人都以為戰勝奧大利後，德意志統一的阻礙就可以除去，那知事情並沒有這樣容易。普奧戰爭竟使隣國法蘭西，生了恐怖，於是拿破崙第三便下動員令，并宣告德意志聯邦的成立，為法國所不許。法國政府所持的理由，是條頓族的聯合，會破壞歐洲的均勢，威嚇歐洲的和平，且不利於法國人民之安全。聰明的俾斯麥在此時自然不肯與法國衝突，因為在軍事上尚沒有把握，殊難以制勝；所以他表面上贊成把南部四邦劃出新聯邦範圍之外。這四邦如願意也可以另建一個聯邦，以箝制俾斯麥的野心。但南部四邦并未採取這種辦法；反之，他們不久就與北部諸邦發生了軍

事的和經濟的關係。

實則，俾斯麥當時并未着手泛德意志聯邦的組織，他不過把北部諸邦組成一個聯邦而已。邦的數目共有二十二，在其中普魯士算是最大的一個；不但面積大，而且人口多，其餘二十一邦就是連合起來，也不足相比。自然，新組織既成立，必須有一部新憲法。俾斯麥并不召集什麼憲法會議，他老實不客氣一手包辦了。他把新憲法草案擬後，才令各邦派遣代表來組織一個會議，討論他的新憲法草案。各邦都一齊接受了這個草案，再經過一八六七年第一屆議會批准後，這部新憲法就施行了。到了一八七一年南部四邦加入北德意志聯邦時，這部憲法才有幾處的修改，便成為德意志帝國的憲法了。

德意志統一的計劃，雖暫時為法國所阻礙，但德意志國家主義者的熱望却不因此而消沉。而且鐵血宰相尚在當權，絕不肯放棄他的政教。所以普奧戰爭四年之後，俾斯麥就將普法兩國的關係故意弄到非破裂不可的地步。戰爭的起因為了西班牙王位問題，其實，俾斯麥蓄意已久，王位問題僅是一種導火線。戰事發生於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僅僅兩個月便告結束。色當一役，法國一敗塗地，首都淪陷，元首被擒。俾斯麥在勝利時，即將南部四邦加入北德意志聯邦，改稱為德意志帝國。

中篇：德意志帝國憲政制度

(一)

德意志帝國的憲法，係由一八六七年的憲法脫化來的，其性質是聯邦的。當時因為添了南部四邦，所以中央與邦的關係，不得不有變更，便成為帝國的憲法。德意志帝國自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八年長時期行憲的結果，帝國政府是比較健全的。當時就是社會民主黨也不想有很大的變改，僅有少數極端分子要求將帝國制度整個廢除。這不但在德意志國內對於政治

制度有這樣的讚美，其他國家的政治學者也很加以嘉許。若單就其效果上說，這些讚美是有理由的。自德意志帝國建立以來，四十餘年間，全國的人口、財富、實力，真是一天一天增長起來。不料到了一九一四年來了一個世界大戰，由是不論協約國中立國對於德意志的態度都一齊改變了。德意志政府的全部機能被世界認為專制的，軍事主義的，擾亂世界和平的，威嚇民主政治的。

就是德意志的人民，因為大戰很難有勝利的把握，對政府也抱着敵視的態度，率性把帝國憲法也撕破了。

在研究政治制度的學者看來，德意志帝國的崩潰，比法國波本王朝的推翻，與羅曼羅夫帝國的傾覆，是更有意義的。因為這兩個政府的存在，專靠武力的維持，并未得人民的信仰。但德意志帝國在一九一四年前，并不倚賴國家的武力與壓迫，而維持其存在。不錯，德意志是一個帝國，然而不是沒有民主的形式，與普通的選舉，而且政府也承認一種主要的原則，就是不得人民代表的同意，不徵課租稅。平心而論，帝國的憲法確有幾種特點。第一、全邦憲法簡潔實用，足以表示制憲者的智慧。第二、中央設置有强有力的行政機關，把行政的責任實實在在地集中起來。第三、這部憲法又便於修改。當俾斯麥制定憲法之時，他相信修改手續的便利，可以使帝國憲法也像英國憲法一樣，容易隨時代的需而發展。帝國憲法確有相當的發展，可惜錯了方向。帝國政府愈趨於集權，而民主的精神就被犧牲了。實際上，整個帝國成為普魯士化了。

若論德意志帝國的性質，的確是聯邦的，其中包攬二十五邦。普魯士算是最大的邦，顯得聯邦是不平等的。

這個聯邦好像一個獅子，半打狐狸，二十個老鼠集合。普魯士在聯邦中既占着獅子的地位，自然必須享有獅子的權利。因此，德意志形式上雖是聯邦，若與美國聯邦相較，顯然又不相同。普魯士對於各邦的意見并不尊重。這個事實就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了解許多不易了解的事情。

在法律上說，德意志帝國是聯邦的，因帝國憲法把中央與各邦的權限範圍，都規定得很清楚。不過在實際上，普魯士壟斷了一切，憲法的規定就成為有名無實的具文了。根據憲法的規定，各邦的權力并不小，只有下

列事件歸於中央：如外交、國外貿易、海外陸軍、課稅、舉債、鐵路、運河、郵電、銀行貨幣、專利、版權、度量衡、工業管理等等。至於民法的制定與司法程序，則歸於帝國議會。

就中央與各邦的分權方面觀察，德意志帝國憲法與美國聯邦憲法有極明顯的差別。這一點很值得注意，因為這種差別在將來德國共和憲法之下仍是存在着。在美國，國會通過一種法律後，這聯邦法律的執行是由於聯邦的官吏，而法律的解釋，則歸於聯邦法院。德國始終未採取這種辦法。帝國議會在權限的範圍內通過了各項法律，但這些法律十之八九由各部官吏去執行。

(一)
德意志帝國最高首領是皇帝。當一八六七年北德意志邦聯成立之時，本來就設一個元首，以普魯士國王兼充，到德法戰爭後，他才接受皇帝的頭銜。因此，他並沒有更多的權限。帝國的行政權都由各邦統治者行使，普魯士國王不外有皇帝的尊嚴罷了。

帝國皇帝重要的行政權，只在於國防與外交兩方面。就國防方面說，他是帝國海陸軍的大元帥。在平時，他可以監督德意志軍隊的組織；在戰時，他便有絕對的大權。憲法賦予皇帝以宣戰之權，但同時又規定除非帝國突受外敵的侵襲，上議院的同意是必要的。就外交方面說，他可以派遣外交官，并接受外交使節，而且監督一切外交的談判。在這方面，他差不多有美國大總統所有的權力。但他可與外國締結同盟，并其他條約，這種權力是美國大總統所沒有的。因此，德意志皇帝的行政權就不受議會的支配了。僅遇有上議會立法手續能生效的條約，才交付議會。德意志皇帝對於軍事與外交既可以發展他個人的勢力，倘有莽莽滅裂之處，禍患就不堪設想。所以一九一八年帝國的傾覆，不能不說與威廉第二的政教有因果的關係。

至於普通的行政權，帝國憲法所賦予皇帝的并不多。依據憲法，皇帝有權召集帝國議會兩院，如得上院同意，尚可解散下院。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由皇帝公布，但他對法律案沒有否決權。一種法律案通過兩院後，即可成為法律。如以普魯士國王的地位來說，他握有十足的立法否決權，因他能够控制上院多數的議員，用以否決他所不贊同的法案。關於憲法的修改，他也可隨意支配上院內普魯士的代表。

(未完)

請為下一代的子孫打算對日和約問題速評

· 舊風 ·

(一)「大日本帝國」完蛋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蘆溝橋，日本駐屯軍對中國投下了一顆炸彈，全面性的侵華戰爭開始了。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八日，在太平洋上，日本海空軍又對英美投下了一顆炸彈，遠東的侵略戰爭又開始了。

大日本帝國的「皇軍」，在這次「聖戰」裏武功赫赫，威風凜凜，鐵蹄所及，蹂躪了半個中國，佔領了安南緬甸，囊括了菲律賓和南洋羣島，同盟國家的抵抗部隊，一個個的在她的進擊下望風披靡。

赫赫的武功會幾何時？一九四五年的五月八日，她的老大哥的希特勒德國全軍潰敗，無條件投降了。同盟國家在蕩平歐洲之後，集中火力，揮師東指，來收拾「三角軸心」中的最後一角了。

除去英美海軍從太平洋上越島蛙式推進而外，遠在斯年的二月間，在雅爾達會議中，斯大林答應了羅斯福的要求，當歐洲戰爭結束後的九十天，蘇聯立即對日宣戰，擬定的作戰計劃是：蘇聯兩路出兵，一路由濱海省攻入「滿洲國」，一路由外蒙古經張家口北平而入天津，與前一路隊伍勝利會師。

但是，戰爭的進程並沒有如盟軍統帥部預計的艱難迂緩，在七月下旬波茨坦會議中所提出的日本投降條款，第二月（八月）的十三日，日本經過御前會議的通過，完全接受了。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至此勝利結束。

其實，早在盟軍逼近柏林城時，日本天皇即深知大勢已去，經由蘇聯大使館不斷的試探和平，但他不肯如德國那樣的無條件投降，直到屈膝的前夕，還出現「神風隊」那樣的拚死組織，但這無濟於事，不過屬於垂死的掙扎吧了。

麥克阿瑟以盟軍統帥的資格，佔領了日本本土，各地日軍也先後解除

了武裝。九月三日，簽訂了投降條約，這是值得全世界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永遠慶賀永遠紀念的日子，從事實到法律，從內容到形式，強橫狂妄了六七十年的「大日本帝國」，從此完蛋了！

(二)白宮的對日政策

名義上代表着盟軍實質上代表着白宮的麥克阿瑟總部，設在那爾廠皇宮的一座白花岗石的大廈裏面，在戰爭期間，她是東京的一家大保險公司，但現在幸運地成為統治日本八千萬人民的司令台了。

根據波茨坦會議宣言，同盟國家佔領日本，必需完成下列的五項任務：

一、懲辦戰爭罪犯「吾人並無使日本民族與消滅其國家之意旨，但對戰爭罪犯（包括虐待吾等俘虜之人），必須依法予以處罰」。

二、掃除反動勢力「欺騙和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權和勢力，必須永遠剷除」。

三、貫徹民主教育「新的日本政府必須消滅足以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一切障礙，務使重視言論，宗教及思想之自由與其他基本人權」。

四、建立民主政府「根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使成立一愛好和平而負責之政府」。

五、限制工業水平與解散財閥團體「足以發動戰爭之重工業，必須完全停止，掠奪性之財閥團體，必須解散」。

這個宣言的基本精神，是使日本走上澈底民主化的道路，不再挑起新的略侵戰爭，永遠奠定和平與安全的基礎。

麥克阿塞管制日本兩年，不但沒有依照這個宣言的原則去執行，而且好多地方違背着她了。波茨坦宣言對他不發生政治的和法律的拘束力，他一股腦兒把她拋在後面了。

在管制日本的程序方面，去年十二月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也產生了明確的規定。在華府設立遠東委員會，作為決定政策的機構。由中、美、英、蘇、法、荷、非、印、加、澳、新西蘭十一國組織。其中四強具有否決權。遠東委員會決定政策後，通過美政府交東京盟軍總部執行。並在東京設立四強對日管制會，由中、美、英、蘇四國組成，作為顧問諮詢的機構。但麥克阿塞否定了這個程序。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以後，他發表了一篇震驚世界的演說：因為四強外長會議沒有跟他商量，所以他不以爲他們議決的程序能够發生效力，他又明白表示不願協助。在四強管制會第一次會議中他又發表了一篇驚人的演說：「我是完全能够單獨管制日本的」，話說完，就粗暴地走出了。

八個月來，這兩個機構舉行了若干次的會議，也提供過關於賠款、和約、懲辦戰犯、工業水準和日本民主化的種種建議，但是麥克阿塞把他們困束於細碎的程序問題上，使他們一籌莫展，有時候干脆的回他個「一概不知道」，連一份管制事務的報告書，雖經各委員力爭多時，也拒絕遞送。

這一切，對於「無意放棄其在太平洋之任何利益。在太平洋、馬來半島、新加坡、及香港具有重大之利益及航運利益」(八月二十五日坎伯拉路透社電)的大不列顛帝國，也感到惱惱不安了。澳大利亞外長伊瓦特曾給予麥帥一個釘子，至於蘇聯的抗議和抨擊，更不用說了。

但這些不滿和抗議，對於現狀依然一無改進，因為麥克阿塞在佔領政策的背後，有一個重大的政治意圖。而且，事實方面他有一支二十萬的大軍，像神經系統一樣的從東京分佈到全境的四個島嶼上。而這些代表們，赤手空拳，一無所有。

美記者 David Arnold 曾經以「麥克阿塞大皇帝」爲題，直率的指出這一點：「這位將軍當然明白他在日本要做的是什麼。他正在製造一塊下次戰爭的跳板，所以他的佔領政策，都是根據這一打算來形成的」。共和黨巨頭前總統胡佛說得更明顯了：「日本乃是美國的東顧」。

「日本乃是美國的東顧」，當然，誰不要使他的邊疆鞏固呢？「封鎖大吏」的麥克阿塞，他有任務來建設邊防，最近的表现尤其露骨了：

一、美國利用對日貿易諮詢局的片面決定，開放對日私人貿易，以解決日本的工業原料，和輸出過剩的工業商品。

二、八月二十四日國際復興銀行宣佈貸日四千萬美元。

三、麥帥擬代日向美貸款六億元。

四、「華盛頓官方權威告記者稱：美國對日本的戰略安全勿受侵略一事，擬由戰勝各國對日和約中予以充份的保證；至於此一問題，須視能否使日本居於美國長程空軍的飛行範圍內，或在其海岸附近設立盟國或美國基地而定」(合衆社九月三日電)，美國的考慮，已不是侵略國再起的威脅，而是自身「東顧」的安全了。

在今天，再清楚沒有的，白宮的對日政策，要使倒下去的「大日本帝國」，迅速的爬起來，在風雲變幻的世界局勢裏，充當反共反蘇的急先鋒吧了。這個，還有什麼疑義的嗎？

(三) 麥克阿塞管制的成績

從麥克阿塞進入東京的那一天起，日本的朝野，就以「偉大的民主政治家」的金冠，戴在這位五星將軍的頭上，現在更把他當做「救世主」般的在歡呼了。

麥克阿塞愉快的接受了這份崇高的禮讚，並且到處宣揚看：「日本人民已接受了民主與自由的思想」，「一百年內，日本決不會發動侵略戰爭」，「對於覺悟了的日本，盟國必須採取寬大政策」……甚至於設法輸進了口紅香粉，使日本婦女不再皮膚粗黑，面目可憎，一個個的容光煥發，姿態姣好，像個女人似的女人了。麥克阿塞，他彷彿以嚴父而兼慈母的身份，來愛護這位回頭的浪子了！

現在讓我們檢視一下，他兩年來管制的成績：

一、戰爭罪犯放聲大笑了！

同一發動戰爭的德國；被抽戰犯約有四個多個，頭號戰犯早已定讞，送上絞架了。但是，日本迄今因政治犯罪被捕的還不足五十人，而且一級戰犯一個未辦。東條內閣中的著名人物鳩山一郎，自由黨成立時還被推爲

黨魁，今天仍為自由黨的「首席顧問」，在幕後主持政治活動。去年一月四日，麥帥公佈過「戰爭嫌疑犯肅清令」，但只有九百個普通官吏被肅清出去，其中的大部份依然在暗中從事活動。對於高級官吏很少受到影響。而且根據麥帥對肅清地方法西斯領袖的命令，一年以後，還可以復職。一年，還又是多麼短促的退休呢！

八月三十一日，麥帥進一步釋放了重要戰犯十五人，其中包括台灣總督小林清造，滿洲開發公司董事鮎川義介等，所以連被釋放者自己也感到莫大的訝異，連連詢問：「此事確否？」

直到今天為止，罪惡滔天殺人巨萬的戰犯和法西斯官吏，簡直沒有觸到，英國的一位記者說得最好：「德國的戰犯放聲大哭了，日本的戰犯放聲大笑了！」

二、法西斯組織披上民主的外衣。

自太平洋戰爭發生，日本政府實行更清一色的統一工作，共產黨、社會黨自然早不存在，連贊成侵略戰爭的民政黨和政友會，也解散了。一九四二年五月間成立的「大政翼贊會」，雖有貴族兩院的絕大多數議員，這些被稱為「東條議員」。一九四五年三月又改組為「大日本政治會」，完全成為法西斯團體，政府御用機構，軍閥財閥的絕對支持者了。但今天實際掌握日本政局的進步自由兩黨正是「大政翼贊會」和「大日本政治會」的化身，日本共產黨曾經公開聲明：「此等人會謳歌戰爭，協力戰爭，應受公職追放令制裁」。

至於著名法西斯團體如黑龍會、少年會、在鄉軍人會等，雖然明令解散了，但有的披上民主的外衣，有的表面上成為休止狀態，實質上沒有一個不仍在大肆活躍。

三、法西斯份子担任民主教育工作。

在麥克阿塞的命令下，對學校內法西斯份子開始肅清運動。在第一批教職員二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六個人偵查之後，只有一百另七個「不民主份子」，其餘仍担任著教育日本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出版和新聞方面，也只清除了少數著名的法西斯宣傳家，而且又只限於社長和編輯，絕大部份的法西斯份子，以偽裝的民主姿態，控制了全部的文化機構。對於軍國主義，極權主義，神道迷信，武士道精神一流的毒素思想，根本沒有廓清，尤其是對於天皇的神聖觀念，更未動其毫髮。前年自由黨創立時，總裁鳩山演說：「日本為一以天皇為首之大家制度的國家，應絕對維持之」，由此可見一切了。

美記者對於日本國民再教育工作評論道：「讓法西斯份子來担任肅清法西斯工作，現在已成為工作的平常方法了」。

五、清算財閥被日本政府變為完全的剽劫。掠奪性的獨佔資本家，不但沒有當做戰犯懲罰，而且連他們巨大的財富，也沒有受到處分。日本產額的大部份，如煤的百分之五十一，鉛的百分之六十九，紙和紙漿的百分之五十，火車頭的百分之六十九，人造絲的百分之二十，以及其他許多可觀的生產品，是握在十五家的大托辣斯手裏。單是三井家族的流動資金，總額達七十萬億日元，照戰前匯率計算，約為二十三億三千三百三十萬美金。

麥克阿塞的清算計劃，是將財閥的股票，轉換為債券，但十年後仍可取償。這樣，財閥就根據基礎，差不多秋毫無動，所謂「清算財閥」，已被日本政府弄成完全的趣劇了。



至於土地改革政策，對於真正的貧苦的農民，並沒有獲得什麼好處，

一批富農叨光了，因為他們有足够的積蓄拿去購買地主的土地。

這些，都是麥克阿塞「我是能够單獨管制日本」的具體成績，無怪乎日本朝野要尊之為「偉大的民主政治家」，甚至「救世主」了。

(四)對日和約問題的種種

自從白宮兩次提議舉行十一國對日和約的初步會議，而蘇聯予以拒絕，堅持對日和約應由四強外長會議討論以後，全世界的政治視線，已由歐洲轉向遠東了。據合衆社電：「外交官員（美國——著者）咸認爲今後四個月，將成爲歷史上有關遠東事務最重要的時期」，「日本、朝鮮及中國均將成爲此富有歷史性動蕩中最受注意的國家」。應無疑義的，今後的遠東，將成爲外交家們緊急活動的地盤了。

締結對日和約，終止戰爭狀態，自然是誰也不會反對的。尤其是我們中國，被人家打了十四年，國破人亡，民窮財盡，現在內行的內戰還打得不可開交，難道還希望來一次外行的外戰嗎？締結對日和約，終止戰爭狀態，尤其是我們的心願。

但我們必須認清複雜的國際關係，堅定着獨立自主的外交立場，才能真正建立永久的和平，不致埋下戰爭的種子，以貽禍於下一代的子孫。

現在逐一的分析如下：

(一)美國急於訂立和約的目的

美國已經兩度提出，召開十一國會議訂立和約了。真的如美方代表四國管制委員會主席施巴德所說：「要早日恢復遠東的和平與安定」嗎？不，根本沒有這回事。她私心裏是懷藏着兩個政治目的：(一)從麥帥進入東京那一天起，日本雖已注定了屬於美國的了。蘇聯和中國不必說，連美國也休想稍加染指，但美國要進一步的使這個政治控制和經濟獨佔的事實合法化。(二)在今天，日本到底是佔領管制下的戰敗國，美國的扶植，諸如恢復工業水準，制定領土界綫，開放國際貿易，貸予巨額款項等問題，在道理上輿論上乃至國際關係上，均有未便。和約訂立了，可以提高日本在遠東的地位，便利於進一步的扶植了。

(二)中英蘇和美國的矛盾

嚴格的說起來，美國這兩個目的，與中、英、蘇的利益，完全處於對立的位置了。先談蘇聯，美國的「東疆」毗連着她的西疆，「東疆」大量的設防，不是進攻她起碼也是防禦她，她成爲正面的而且唯一的敵人了。次談英國，爲了對日問題，八月廿六日曾召開坎伯拉會議謀取對策，她本身和她的「子國」澳、加、紐、南非、印度、巴基斯坦以及緬甸都一齊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期間，英國首席代表艾迪生說：「英國在戰爭時期即已同意美國之必須負起太平洋及亞洲區之道義責任，但此項同意並非表示英國將以其在太平洋區之合法利益移讓美國」，含意很明顯，你扶植日本，反對蘇聯，鎮壓殖民地獨立運動，固我所欲也，但不能損害我遠東的經濟利益。事實怎樣呢？美國早已蓄志把日本造成她的「遠東工廠」，而且只須利用日本完整的工業機構，廉價的勞動力，就可以不費力的把英國在遠東的利益奪取了。前次爲了日本的太平洋捕漁權和開放私人貿易的問題，英美的衝突就曾明朗化的。最後談到中國，真是休戚相關，生死與共，日本站起來，我們就要倒下去，最後犧牲的還是我們中國。所以，中美之間，完全處於對立的位置，沒有絲毫的調和之處，這已成自明之理，不需浪費筆墨細加解說了。

(三)中英蘇三國的態度

先談英國。貝文的外交路線，一向是追隨美國，馬首是瞻的。在遠東問題上，雖然半推半就，最後還是要忍痛讓步的。這裏有兩個因素，一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英美財政協定中，英國借到的三十七億五千萬巨款，本來預算應用五年，但現在快要用光了。經濟暴風又不斷的襲來，這次借款雖然爲華爾街老板拒絕，但以後的買賣還是要做的。二是各個「自治領」在戰後壯大起來，現在一個個的心懷叵測，要向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之路邁進，貝文更不能不借重美國的聲勢，以爲奧援。英國眼前是困擾於本身的許多棘手問題上了，只要美國在不過份違犯她的利益的原則下，她是會聽任擺佈的。坎伯拉會議中紐西蘭總理說：「此一會議決非表示大不列顛聯邦之團結以抗美國」，澳外長說：「大不列顛願意接受美國在遠東之領導，亦如戰時然」，從這些談話中，清楚地說明英國的態度了。現在說中國。張羣院長聲明：「若蘇聯不參加對日和會，則中國亦將

不參加任何對日和會」，王外長前在滬談話：「中國亦已明白聲明，如蘇聯政府拒絕參加美國所提議之對日和約初步會議，則中國將對此事，重予考慮其立場」，又謂：「我們不可輕作放棄某些國家之動作，而作單獨與日講和之假議，吾人努力之目標，應該是訂立有利於全體盟國所共同支持之和約」，單從這些談話的內容而論，很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很具有獨立自主的立場，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但究其實際，是否如此呢？

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個修正案，是折衷美蘇兩者的意見，主張先舉行四強外長非正式會議，交換意見，然後召開十一國會議，採用三分之二的大多數表決制，決定對日和約，但這個三分之二的大多數中還須包括四強中的三強同意在內。這一修正案，貌似公平，實質上是傾向美國，孤立蘇聯，而又犧牲自己的辦法。因為在遠東十一國中，英、澳、印、加、紐、天然成一團體，將來巴基斯坦還可能參加和會，美、法、荷、菲，亦將成一集團，英美各已超過三分之一，英國大體上既然唯美是從，那末，不用表決，就會知道和約的結果了。大公報九月十二日社論「對日和約的幾個原則」，提出完全保有否決權，和極端反對修正案的主張，這是我們萬分的擁護的。

最後談到蘇聯的態度，當然是十分強硬的，因為一：前面已經說過，日本問題與她有切膚之痛；二：她不欠美國一文錢，也不肯違犯國家利益去換取美國一文錢；三：她有週旋的實力。

所以，在對日問題上，中國與蘇聯的利益，差不多是一致的，共同的。中國要在對日和會上稍抑美國氣焰，獲致相當成就，也只有和蘇聯拉起手來。我們不管你在整個的外交政策上是否反蘇？但在這個問題上，是一點也反不得的。

(四) 對日和會假如沒有蘇聯參加

聯合國會議中，美國提出取消否決權的議案，馬歇爾國務卿發表了強硬的演說，美國的態度漸漸地明朗化了，假如蘇聯過分的繼續的鬧别扭，索性丟掉她，讓我們十一國玩起來，目前很有這個可能性的。

我們不能隨聲附和聽憑擺佈呢？我們認為完全不能，一切稍具良知

的人們，都會認為不能的。因為：一、威爾遜總統早就說過了，遠東問題沒有蘇聯參加，將一無所成。締結和會與否？等於無益無用。二、造成了兩個分裂的世界，中國必將在夾擊中遭受犧牲，想在夾縫中分到好處的，非愚即妄，或者別有個人的企圖。三、恰好給予日本以挑撥離間的機會，可以更加快速的爬起來，中國又一度成為日本侵略的犧牲品了。

假如沒有蘇聯參加，遠東的將來，是不堪設想的，中國的將來，更是不堪設想的。

我們國內有一批反共的英雄，不惜用任何手段來達成他們的「戡亂剿匪」的目的，譬如副元首就會說過：「努力協助日本在國際上獲得地位……使日本成為反對赤色獨裁主義的堡壘」，英雄是够英雄了，可惜上無以對「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父王在天之靈，下則把全民族推向毀滅的萬丈深淵裏去。際此對日和約問題萬分緊張的前夕，我們希望秉國鈞者多少恢復一些清明的理知，不必犧牲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作為對付國內政敵的交換條件，一句總話：

「請為下一代的子孫打算」！

本刊預訂價目表

國外	國內			期數	三個月	半年	全年
	航空	掛號	平寄				
航空	二萬八千元	三萬三千元	二萬四千元	十二期	廿四期	四十八期	全年
掛號	二萬八千元	三萬三千元	二萬四千元	十二期	廿四期	四十八期	全年
平寄	三萬七千元	五萬六千元	四萬八千元	十二期	廿四期	四十八期	全年
航空	三萬七千元	五萬六千元	四萬八千元	十二期	廿四期	四十八期	全年
掛號	二萬六千五百元	四萬四千元	三萬六千元	十二期	廿四期	四十八期	全年
平寄	二萬六千五百元	四萬四千元	三萬六千元	十二期	廿四期	四十八期	全年

悲華經舍雜記

悲華。

以動人，加以滿身病毒，猶復搔首弄姿，冀博取憐愛，徒見其心勞矣。無論說理抒情，作者祇須各本其真知實感，稱性而談，其文自然可讀。造語淺深，屬詞雅俗，全無關係。

五

疊水崖在騰越縣西南。懸瀑十餘丈。附近諸山之泉，悉匯于此。流至八莫，合大金沙江，爲伊洛瓦底江。有怪石爲他處所罕覓。最大者直徑長丈餘，作青銅色，不中範疇，自成奇格。有一老幹由石隙中挺生，根株盡嵌入石中，宛如一體，蒼邁恣肆。踞坐樹根上，俯視則急湍洪濤，浩翰之勢，不可具狀。仰視則怒沫騰空，作輕烟飄繞。溯其源，上行十餘步，有太極橋，橋爲石建，中有石亭。過橋遶大路至對岸，則一匹素練，懸于目前，向視爲騰空飄忽之輕烟，作紛紛微霰，濡衣沾裳，塵土不揚，空氣溫潤，身心暢適。予意茲瀑，茲石，茲樹，得其一，便足名于世，特地在邊徽，遂不爲人所注意耳。

六

出世乃勇猛丈夫之事。故佛稱爲大雄氏。最下者以釋迦之法自掩其庸陋無能，而又托於名高。今中國大多數人皆於內典義理一無所知，念佛以求福田，有車馬而勿馳勿驟，有廷內而勿灑勿掃。此事至可憂懼。予略治佛書，從不敢以佛徒自居，自審不類獅象之器也。以此意質諸熊十力先生。先生不深許，亦不深斥。

七

聞昆明重慶寄來報紙，一例抗戰八股。其論

著之混亂支離，不可究詰。執筆者皆毫無社會科

學訓練，對於當前國家所處地位，各重要事項之發展，演變，不特毫無認識，且從不會用心思索一番。語其中，一無所有，而態度之傲岸意張，直是天神一般，不可一世，而態度之傲岸意張，是一大堆臭物，不撲滅黨八股教育出來得昭蘇，中國人將盡失其入之所以爲人，此事所關非細，然此一大堆臭物皆今日當局之寵兒，吾人之導師。二十世紀之中國，文化史上一大悲劇也。文藝小品亦復不堪入目。略識之無之徒，都裝成一具智人模樣，嘲弄世俗，全不考慮自家到底有何真實本領，絕無坦白真誠，剛健質樸氣象。此輩皆自托於魯迅之徒，不知魯迅的智人風度不是裝出來的，如花之紅，自內透出，不是硬塗上去的。此等文人，如四馬路野鷄，本無姿色足



蘇中解放區及其他（續二九）

還俗。

第三，建立和宣揚新民主教育的思想和理論。

「新民主教育」這一口號，是隨着「新民主主義」而來的，憑良心說，這是無根的草木。思想和理論還沒有達到成熟的階段，而且即就是這一點萌芽的東西，也只停留在共產黨人及其同情擁護者的狹小圈子裏。這時，開始注意到理論的充實，同時對教育界進行普遍的宣揚，藉以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贊同。簡括的說，下列幾項是這思想與理論的精華：

八

太平天國之失敗，其最大原因在領袖知識不夠。觀洪秀全所作悔改詩，所下詔書，及其奉天誅妖檄文，諭救世人檄文，奉天討胡檄文，及所定自天王至兩司馬內眷稱號，皆極荒唐幼稚之能事。洪起事之社會背景，據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析之有三，一、人口普遍增加，土地集中，二、飢荒，三、現金外流。飢饉無路之人本已欲動。即使更荒唐幼稚於此千百倍，亦足以號召。既已立國，略具規模，豈可仍是如此一套荒誕不經之言行？重以江南繁華，迷亂其心，君臣荒淫，起事時戰鬥精神盡喪。觀洪所作詩，其宗教信仰似甚熱烈，放到處毀寺字孔廟。如真欲以此易天下，其愚亦殊不可及。真正領袖，必須自己胸中空洞無一物，純粹因民之欲而利導之，胸中有一毫成見，有一毫愛憎，則大事去矣。

一——民族的。共產黨人是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她本身便是國際性的政治集團。但他們認為在中華民族應該提倡民族主義，殖民地反對宗主國弱小民族反對侵略民族，這是天經地義的革命行動。只有在帝國主義的國家內，才應該掀起反對統治者倡導的「民族主義」的運動，用列強的話來說：「西方的無產階級鬥爭與東方的弱小民族運動聯合起來」。因此，新民主教育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承愛與發揚民族的光榮傳統，提高民族的自尊心與獨立性，反對帝國主義者的侵凌，反對媚外心理，漢奸思想。

二——大眾的。這個要分做三方面：就其總目標言，爲了大眾特別是工農的翻身和幸福。就其對象言，大眾特別是工農的本身及其下一代的子弟。就其方法言，一方面向大眾學習，反過來又爲大眾的老師。

三——民主的。啓迪「人民本位」思想，教育人民運用民主方法，和養成民主精神。

四——致用的。毛澤東說：「我們反對庸俗的功別主義，擁護遠大的功利主義」，就是「學以致用」的意思。

根據這四個內容，他們製定了三個口號：「民族民主立場，學用一致精神，爲社會進步服務」，這裏又必須具有兩種性質，一是一貫性，新民主

購買車票有捷徑

不擁擠，不買黑市票？

行期前三日用電話或書面向京滬區鐵路客運營業所預定對號車票在行期前一日專差送達每戶買三張爲限每票收送力上海二千元南京杭州一千元附有正式收據

上海 四川北路一四五一號電話四五二二(〇二二) 六〇六八九

愚園路一二八號電話六〇二二二 六〇二二二

南京 太平路二四號 電話二二二八〇 二二二二九

杭州 城頭巷二七號 電話一四三九

委託

京滬區鐵路客運營業所

接送行李包裹

手續簡便 負責運到 取費低廉 迅速安全

地址及電話

上海 四川北路一四五號電話四五二二(〇二二) 六〇六八九

愚園路二二八號電話六〇二二二 六〇二二二

南京 太平路二四號 電話二二二八〇 二二二二九

杭州 城頭巷二七號 電話一四三九

主義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人生思想的一貫性，與三大口號的一貫性，以及學制、課程、教材、教學法的一貫性。二是鬥爭性，民族的教育就必須與敵僞教育買辦教育鬥爭，大眾的教育就必須與貴族教育士大夫教育鬥爭，民主的教育就必須與封建落後教育和法西斯奴化教育鬥爭，致用的教育就必須與空泛浮華的教育鬥爭，貫穿在整個新教育內容中的是鬥爭性。

第四、開展學生運動

那時敵僞對蘇中區大舉掃蕩，尤其是四分區的通、如、啓、海一帶，三里一砲，五里一堡，交通公路和竹籬笆封鎖綫，像網狀似的密佈着，半個月裏增加了一百多個據點，共產黨爲了應付軍事鬥爭，乃將婦女、老弱、殘廢和外路人大肆剔除，名之爲「精兵簡政政策」，因此許多青年幹部又擁進了學校，利用他們來組織學生，教育學生，一時各校學運頗爲活躍，青年抗日聯合會，青年解放團，少年先鋒隊等等團體，先後出現，這對新教育有點幫助：(一)學生思想改變了，對新教育樂於接受。(二)利用由下而上的羣衆力量，推動教師進步。(三)許多學生領袖提拔爲「指導員」，是教師與學生兩者之間聯系物，經過相當時期後，正式上昇爲教師，爲新教育打下一點幹部基礎。(未完)

金城銀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辦理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兼營

儲蓄信託業務

電話：（一二四〇〇）

浙江實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營儲蓄信託國外匯兌

總行：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電話：一八〇五〇

分行：上海虹口 杭州 漢口

中央信託局

（營業要目）

各種信託代理業務
各種信託儲蓄存款
辦理國內國外匯兌
各種有獎儲蓄存款
產物保險及再保險
人壽保險及再保險
代購國內國外材料
採辦土產物品出口
房屋地產經租經售
房地產修建及估價
碼頭倉庫冷藏業務
駁運轉口報關裝卸

上海地址開明園路八號
海電話一一三九〇

分局
辦事處

南京 北平 天津 青島 重慶 福州 漢口 廣州 無錫
 西安 蘭州 成都 貴陽 昆明 長沙 杭州 瀋陽 梧州
 上海虹口 上海金陵路 蘇州 南通 武漢 蕪湖 連雲市
 汕頭 北平東城 天津羅斯福路 宜昌 南京下關 漢口勝
 利路廈門 鄭州 天津唐山 台灣 沙市 長春 南星橋
 濟南 廣州惠愛路 代理處遍設全國各埠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年創立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上海南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本埠分行：南京西路 林森中路 愚園路 八仙橋 虹口
提籃橋 徐家匯

外埠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雞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中國農民銀行

國民政府特許設立之

唯一農業金融機關

- ▲收受各種存款儲蓄
- ▲辦理各種農業放款
- ▲承做國內各地匯款
- ▲兼營信託保險業務

另支行處遍佈全國

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交通銀行

(要網務業)

存款 匯款 放款 貼現
 儲蓄 債券 信託 保險
 倉庫 運輸 實業 投資

總管理處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電話掛號 九八一七
 電話 一五三五六

上海分行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電話掛號 六五二七
 電話 一三五〇四

信託部

上海九江路六十九號
 電話 一〇八二八
 一四六四九

分支行處遍設國內外各埠共二百餘處

郵政儲金匯業局

服務大眾之銀行

郵政儲金 郵政匯兌 郵政保險 郵政儲蓄
 便利簡捷 利益安全 節省防老 穩固可靠

(發行節節約建國儲蓄券)

- (厚優存購) ●(利息存購)
- (固穩金本) ●(厚優存購)
- (國儲約節) ●(利息存購)

全國二千餘所郵局
 代辦本局各種業務

再生印刷廠

承接各項印件

簿冊單據 名片禮帖 書報雜誌 禮券證書
 有價證券 中西箋封 股票支票 商標貼頭

上海愚園路七四九弄三號
 電話 二二二二 四〇二五 四四四